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三

明 孫緒 撰

障詞

送趙十松赴杭州府學教授障詞

邑侯趙子治裝解纜將有浙水之遊學宮師生載俎崇觴追送漳河之涘笙簫哽咽老穉挽留謂宜有言以壯行色恭惟十松先生分茅舊家思蘭公子簪纓累世獨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
卷三

憐蟲篆孤燈紈綺半生愛說鶉懸百結雲霞之性有感
即通冰玉之聲隨處充滿一經擢第士有餘師三縣綰
章庭無長物晏平仲裘馬俱敝趙閱道琴鶴自隨素衣
未染於緇塵赤子恒憂其入井是以名實著於上下政
教跨於後先德惠洽吏民謳吟遍衢巷沈潛剛克通變
民宜甄獨懷恩槁枯之沐甘雨事功信手扶搖之遇勁
風薦剌屢騰徵書且下烏臺青瑣於義為宜黃綬銀符
唾手可得然而神遊玄漠未堪俗務之縈牽志慕聖賢

其奈簿領之束縛念恬性不足以用世而談經尚可以
淑人陶潛既懶於折腰張翰取足於適意封事再陳於
丹陛捧檄竟得於素心斂花縣之陽春挹芹池之清露
無言桃李坐見成蹊晚歲松筠共驚勁節驩悰未艾夏
誦冬絃逸興何窮登高臨水蘇小遺墟逋仙舊迹處處
可以題詩錢王功業伍相忠誠事事不堪回首作吏如
隱剩有餘閒斯文在茲未為失策緒每接高論鄙吝頓
消忝竊時名疎慵故在茲當遠別何以為情薄綴荒詞

用旌戀德滿江紅之短韻疊陽關於四聲撫河水之清
漣渺長江於萬里

雨楫風帆強載我美人南去重把手盈盈清淚漳河東
注孤劒自憐鄉國遠振衣不踏塵埃路就宓琴點瑟較
虧盈竟誰誤 西湖水清無際浙江潮來無計問青衿
曾會道如斯逝萬里浮雲雙眼白一天化雨千山麗漫
回頭一笑古瀛洲心誰儷

賀邑大夫儉菴李侯膺獎障詞

官箴三事清其最先禮設兩端儉為之本苟存心於貪
墨善者亦無如之何或役志於驕奢其餘不足觀也已
匪得中流之砥柱孰挽末俗之狂瀾恭惟明府李先生
平易近民冰蘖成性屈李充於一令來懸隸地舊銅符
讀吳靖之五車素號秦州老書櫃念民生之漸蹙常有
隱憂慨吏治之不惜示以大樸無求於世飯一盂蔬一
盤所樂在心仰不愧俯不忤溫飽非其所欲粗糲引以
自安斯蓋天下之至清而允矣薊南之循吏魚生甌釜

想范史雲於東萊馬糞炊爇光到彥之於南史稽之簡
冊古人所甚難咬得菜根何事不可做故才無施而不
可政隨寓而咸宜四民若坐於春風孤根飽溉於時雨
武城西望聞比屋之絃歌衡水前臨擬濟川之舟楫本
深末茂治久化成百里同聲共荷生成之德一朝令譽
遂騰獎賚之書於昭戴星之勞嘉歎觀風之使雖胡質
之清節惟恐人知而希顏之治聲無慙薦剡柏臺飛騎
於官路題尺牘以旌賢蓮幕枉駕於吾廬欲一言以紀

盛緒世方共棄窮且益堅陶元亮之歲時每勞存問許
子將之月旦敢忘品題謹綴荒詞薄充致語

中丞使夜發古常山一騎路塵紅道古來守令循良有
傳今見於公好辨笙簫樽俎為我寵良工尚厲鷹鷂志
不日橫空試問公家何有但一簾明月萬斛清風對
福星一點漳水碧流東念水濱泥塗溝壑憑誰去萬里
問重瞳吏民曰惟我公在自有旂幟

右調八聲甘州

贈陸明府入覲障詞

聖門有期月之訓固不俟於三年昭代謹述職之章期
咸熙於庶績蓋自虞舜垂陟明之典而周官重有慶之
褒服官類達之巖廊奏報何拘於久近君臣之義獨居
達道之先本原之思不可晷刻而廢瞻彼星河拱向益
耀光芒譬之江漢朝宗共輸涓沫矧吾邑補葺漸完於
百務而吾侯勤劬已越於十旬尚何俟以遲疑將自失
於表見已計誠得於恬靜人情或為之未平在格度所

當循敢軌轍而獨異未得久於其道已覺頓異時流即
此兆足以行亦可媚茲天子是宜亟理宦牒載彼書囊
飾僕御之北轅問征夫以前路蒹葭霜露伊人宛在水
中央廊廟江湖天威不遠顏咫尺賢聲赫赫喜色洋洋
恭惟沙溪陸先生潔玉寒冰鄧材楚璞濯纓石潭深處
汴泗交流讀書黃茅高岡雲霞孤起節以制度不害不
傷政在養民惟歌惟敘趙日三冬可愛夷風百世之師
纔施小試於割雞已見生菴於吠犬昔聞郭有道名重

京華今見陽亢宗心勞撫字郢人白雪陽春之調來鳴
單父之琴豫章清霜紫電之才盡賣渤海之劍觀風部
使催迫公移擇日縣庭供張祖席亦知此去舊典莫違
無計以留新愁空結大君同志而交泰乃顯比於諸侯
慈母方慕而遽睽奈執隨之小子五雲縹緲將指日以
覲飛龍千里迢迢望寒風之衝去馬瞻茲盛典宜付良
工共以能言屬之末學伏念緒芸憲久廢藜藿是甘鷄
雀守藩籬未識天風鵬鷃蟾蜍困涸轍敢談雲雨蛟龍

顧惡少欺盧賴有洛城之令而泥塗扼杜陵憑蜀帥之
賢銜彼高情奈茲遠別有懷未盡口何忍於三緘敦請
方堅義不容於屢拒但恨吐詞多謬仰副或孤達意未
能深慙作者敢吟蛩韻用贊驪歌

短劒孤囊朝天闕馬蹄瑟縮怯彼燕山雪凍雲布冷天
寥泬敝裘其奈剛風折瀛南誰復堅貞節漳水東流
千里同澄澈明夜抱琴清夢徹梅花香映彭城月

右調蝶戀花

沙溪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四

明 孫緒 撰

碑記

東田先生祠堂記

太學生馬君師言建祠於新第後祀厥考左都御史東田公東田之上世皆在焉不書公志也馬氏舊祠河決圯壞公欲剏未果公沒師言踵公志成之因為東田祠

云祠既成沙溪孫緒為之記曰才惟應變為難應變得可為之時為尤難吾才矣吾能應變矣而一時論者乃不知變迂腐固執膠泥糟粕而吾適遭其所窮其如彼何哉吾曰當居人曰當趨吾以為功人以為凶謀慮方施陷穽已在其後矣管樂復生吾知其無能為也聞外之寄天子尚不敢與聞况多言之云云乎公雄才宿學清風勁節既已無愧古人而諭賊一事尤竒特且古昔已試之方古人以之取勛名公乃以之賈禍患吾獨悲

公之不遇也汾陽單騎見回紇近於倉卒無策昌黎入
鎮州諭王庭湊跡似持兩端澶淵之役類城下之盟元
昊之諭類境外之交當時無一人一語及之去今遠者
近千年近者五六百載休光炳然於汗青之上誦其書
想見其人猶能使人擊節稱歎使當時少付之喋喋者
之口數君子皆將為理受誣為法受惡而天下無全士
古今無完名矣幸而成功亦未足以贖罪况惴惴焉求
免罪戾之不暇而暇計功之成否耶文深者敗成功論

刻者扼俊才豈非世道升降之一機乎夫屢戰而克未
若不戰而屈動而有獲不若靜而觀變公嘗撫治宣府
遼東大同三鎮三鎮之人至今思之敵每談其名輒啗
指相顧則夫轅門機變公籌之熟矣使一聽公所為少
假歲月不以多言參之靜觀其勢而徐為之圖間諜亂
其心懸購傾其衆堅壁清野老其師先聲耀武駭其情
弱而示之以疆離而用之以合奇而正正而奇皆公掌
握中物可不血刃平矣而中途沮壞齎志以沒吾又悲

斯世斯民不得覩公之成功磊落奇偉也故曰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醫工之治疾也察脉理審病勢曰此愈在旦夕曰此非旦夕可愈當積以歲月夫豈不欲旦夕之同愈哉病勢既深當緩以除之急則敗矣藥纔七劑勢方瞑眩遽謂術之謬豈盡醫之過邪以公之才仗天威受廟算剪此羣醜豈有前却顧烏合既成計非一時猝破毒天下枯萬骨公所不忍談故俛首默默以要其心心服矣然後勢可久雖目前不足取

快深思遠慮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於此而活人之功亦多矣活萬人者有封公後世其興乎繼公者以公為鑒草薙禽獮之委命鋒鏑奚啻億萬萬數自以為功高韓范業並伊周矣而身投遐荒名列叛黨公則士論翕然舊譽未改先皇帝親諭以祭錄蔭後昆天道豈遠也哉敢因記公之祠極論如此冥漠有知當欣然是吾言系以歌曰吾無功兮民則有生兮吾不侯兮人寧我尤兮雲變而浮兮風蕩而靡師出否臧兮臣罪當死甘陵鬱

鬱兮漳水粼粼流澤無窮兮以裕後人

嶺踪村重修觀音寺記

距沙溪西數里有村曰嶺踪村北百武橫亘大岡蜿蜒數十里相傳宋元豐間所築防潢瀘河者村因以名村西有小蘭若曰觀音寺池水清澈古木蓊鬱鳥翔魚躍清風襲人寺之左余別墅在焉兒時侍先吏部督農收於寺傍近地倦止丈室老浮屠曰德勝年且九十龍眉古貌接遇甚虔頗能道永樂宣德間事焚香者茗先君

竟日聽之不倦回首四十餘年言與事漫不省會而其人則宛在心目間未忘也嘉靖癸未春余往於田偶再投憩憶舊遊以話夙昔因詢德勝所終嗣僧明聰明亮指寺後墓地泣曰是吾開山師祖德勝也德勝之徒曰圓欽圓曉欽曉之後為聰亮聰亮之後為真安既數世矣因出一帙德勝手自筆記以貽後紙斷爛字隱隱尚可讀蓋廟建自勝國時洪武初廟易為堂後再易為寺寺後灌木蒙翳藤蘿糾結蛇鳥殆不能過地名曰榆林

榆林之北橫岡之南有汙澤黃蘆衰草風淅淅有聲名
曰黃草陂野兔孕字出沒其間人不敢至又曰豬窩宣
德間居民漸稠德勝即其地歲薙而日剪之兔逃匿因
墾為常住田云然寺委陋僅可容膝天順末里中致仕
倉使曲永太學生郭通暨鄉人馬亮劉真數君子相率
醵金鳩匠撤而新之累土為臺臺之上構大殿殿前東
西對峙為伽藍祖師殿又南為鐘樓廊廚舍宇俱就整
潔外為山門山門外下瞰池水稍西為土地祠今改為

九聖廟廟前古棗一株猶勝國時物囑其徒謹守之余
讀之既不覺喟然興歎夫有國有家者凡貽孫謀而垂
統緒孰不欲其後之人知創業之難乎然不一再傳而
弓冶箕裘之念微矣甚者赭故山薪喬木售第宅恬不
為戚是固其凶殘弗類無以承先世之休亦垂統者不
示以得之之難故恒易以失之耳勝公之慮其深乎祖
孫父子喘息相通往往憤鑿隳敗僧之徒類本以四方
疎遠衣鉢相承而兢兢謹守乃若不及為世道計者所

當深思也世豈不有師骨未寒毀像銅以事鼓鑄市殿
舍以供淫蕩者乎然則聰亮之賢自不可誣儒有背師
而反詆負恩而賈禍業成而忘本原者聰亮之罪人也
余為子記之貞石昭示行路觀者有人心邪當惕然感
於中祖有善念承之以心父有善行踵之以芳亦可以
淑人心挽世道不然昧先德而凶殘自如聞吾言而怒
詈交作心或有歉謂中含刺譏事或亂常謂意專有在
是其人雖存而心之死也久矣余言亦將如之何哉聰

亮輩羅拜泣曰此先師意也先生幸卒成之界以詩曰
何草不黃黃於坡兮何豕不躑躑於窩兮茂榆既林實
孔多兮中有老宿寐無咈兮阡之陌之菽且禾兮嶺樹
團團嶺雲我兮岸柳媚風池水波兮越百餘載業未磨
兮里巷富兒嘯永歌兮饑凍距我回首俄兮維世有澤
曾幾何兮匪直也人理則那兮孰懇於言冒詆訶兮孰
繹於思起沈疴兮

周溪村甘露寺重修伽藍殿記

伽藍梵語也取生植聖果之義蓋本梵宮之總名浮屠氏居之尋以名義闕大學佛者陋弗能當乃援三國時關侯以入目侯曰伽藍建祠於佛殿之左方旦夕事之因目曰伽藍殿云英魂灝氣未知樂有此否而其稱其祠則天下梵宇之所同也故城西南有鎮曰鄭家口去鎮二里為周溪村漳河前抱野溪映帶左右村前為甘露寺莫知所從始弘治間客僧金燈募居民侈而新之殿宇邃深鑄像鉅麗丈室廊院雅潔整肅赫然為一方

上剎縉紳舸艦過河下風停夜泊輒訪尋獨伽藍殿庫
隘弗稱廟貌剝蝕丹碧俱盡嘉靖丙戌寺僧廣壽廣文
屬居人董彪號召同志并力以營託善治趙鑑者募銅
鑄肖侯像於中既安厝祝嘏彪攜二上人介余友李士
瑩徵言礱諸石惟侯生平征討叛逆誅戮何限卒之身
死國難去今千有餘年尚使人毛髮森豎不敢正視佛
氏則以好生惡殺招誘慈愛為宗與侯若相背馳援而
祀之義將何居若曰藉英靈竊德望以尊其教神其說

睢陽武穆文山去今尚近其人何愧於侯而浮屠視之
乃漠然也蓋諸公心迹惟儒者能知之麗澤文會之外
不知者十九人知之而一人不知則其說其教將有
所尼而不行而況十而九也若侯之歷履名氏如雷霆
風雨山嶽河海有耳目者所共聞見即共所聞見者招
徠鼓動以尊其教神其說誘倥侗顓蒙於隴畝胼胝之
下其誰敢曰不然所以售其術者亦巧矣且侯何以獨
得此於人也田夫野老相忘於帝力何有之天君臣之

義問之芒然無以為對諸公矯厲風節固無歉於侯然著於格君死難者為多固宜其日用而不知至於交有所定不可變恩有所懷不可忘心有所許義有所激不可避閭閻之所共知也方曹勢熾炎劉力孤弱尊崇莫動於衷愔顛沛不負於初心片言偶符終以死報凡有血氣孰不景慕而不忍忘與此則諸公之所無者於昭炫赫絕百代而孤立固宜擅美於侯矣使諸公易地寧不能優為之邪無所值則無以自見非有他也世變日

下士君子以炎涼為密疎視利害為去就執手明霜轉
眼下石顧倥侗顓蒙者之弗若扶綱常植元化秉彝好
爵不終淪於鬼蜮禽獸之歸侯可一日無哉天之視聽
在民民心嚮往天詎肯奪所好以拂其性今天下村鎮
所在立祠流動充滿釋氏獨不可祠乎然則非釋氏之
私也天也借曰不樂亦俛首從之矣詩曰漢衰分裂糜
如酥涿鹿帝子桑顛呼英雄提刀来自蒲虎龍膠漆城
東隅平生仇怨魏與吳感恩膺憤終捐軀精通天帝帝

曰俞英彩凜凜寒冰壺手付玉牒琅玕符彤弓黃鉞金
僕姑下除詭側平荒蕪倦來倚劔浮屠區寶鞍赤纓飛
神菟剛風浩浩天之衢市塵莽蕩村崎嶇皎然白日輝
通都漳河萬古東溟趨

冬官尚書郎白君浚得古泉記

士從仕要于盡職而已志在盡職委吏乘田亦不敢易
況大者乎今之為仕居散地則流連玩愒視為當然日
趨於惰而不自知膺劇任則瑣務末節凝神役志往躅

高風漫不省會日淪於俗而莫可救情則政弛俗則道
離其失等耳不弛於政斯能於官不離於道斯善於學
而世恒難其人者勢也置之而人不問廢之而吾不懼
咎夫誰不情於自便不師於古乃宜於今夫誰不受變
於俗乃若清雅而心志愈勤要衝而興致愈遠啓創簿
領終日酬答閒情高致時揖古人於湮泉境址淡烟衰
草之外斯人可易得耶濟寧古任城也冬官治河分司
在馬路當南北通衢縉紳舸艦時時來堰閘啓閉日不

暇給使牒如牛毛役徒如蟻集然止漕河之一事耳境
固紛囂政則清雅前此往往易視之酒觴碁局優游卒
歲泉湮水涸不問也去年秋晉陵白君某來董茲役敏
而廉介而有節事無問緩急巨細殫慮以從不敢惰綜
理少暇徊覽巖壑悠然興邃古之想蓋嘗撫髀歎曰古
稱詩人例為水曹吾誠未敢仰厠先哲顧銜則何杜諸
君子舊物也詎忍偏側若此乎昔賀監令任李白旅寓
洗筆舊有泉雖失且百禩然景行論世此其羹墻也乃

率人士具畚鍤日求所謂浣筆泉者不置果得於城東里許泉既涌出居人奔走叫詫驪聲如雷君子放歌致語慷慨激烈與和鳴鷗鷺斷續相應遺黎故老歔歔歎息余友楊節判師孔以書來曰願子一言以記茲盛夫天道非人力所能顯晦地靈與人傑相為重輕濟自有斯泉以來不知幾千百年騷人墨客遨遊泉上者不知幾千百人白獨擅其名自白以來餘八百年湮沒廢棄過者弗問又不知幾千百人君獨襲其芳此豈人也哉

理有極至數有符合要非偶然者白仙才季真奇士故
泉著於唐君能官善學故泉復於今泉誠藉重於君君
何藉於泉乎物聚所好要於不喪志事成有志要於不
出位治河君職也泉源之多寡河流之通塞係焉多得
一泉則河多受一泉之益愈多則愈善矣故治泉尤君
之第一義勤疏浚堅嗜好求多得泉耳斷溝湮井涓流
濺沫凡可以益河事者在君職無非所當盡而况擅美
於昔賢脩得於今日成吾志畢吾好以遂景仰之私豈

非宇內一快事乎天挺英豪雋姿健筆杯盂宇宙蟻蠓
貴近如太白者吾尚友而私淑之誠快事也而吾之初
志則在泉而不在白也假令職任不專於斯臨蒞他有
所屬而乃尋幽覽古日惟李白云云雖謂之喪志出位
可也濯纓沐髮掬泉而與語清可鑑事深可畜德時出
無窮流澤無疆汲而受福布帛菽粟激而有聲典章名
物文生於自然學成於有漸續如綫之一脈噴如璣之
萬斛仰泝洙泗之源遠縈湖海之憂又職務之外一善

學也人泉輕重爭低昂於忽杪之間是乃砥礪之資豈
徒為吟賞之具矣乎余不佞敢伸謬語為壽且塞師孔
請繫以詩曰泉之昔兮誰喈喈兮李侯之筆兮泉之今
兮誰喈喈兮白侯之心兮濟川沄沄鳧繹嶽兮維茲令
名千古其未沈兮

新建碧霞元君行祠記

岱宗之望肇自唐虞封禪之典增崇累代泰山有祠其
來遠矣獨其巔祠所謂碧霞元君者不見策籍然楮泉

之盛人心歸依竦憑之誠天下之祠莫加焉間嘗思之
間閭昏夜牝晨者十九狡巫黠史欲眩物駭俗恒先惑
婦女以為之地彼既惑則夫正位乎外者可顧指矣陰
性專執吝嗇喜右其屬類聞聖母天妃蠶娘龍女仙姬
小姑之說喈喈慕悅然不知黠狡者飾其屬以歆之也
故凡女郎祠比他祠獨盛人情履險則懼而悔過婦女
柔脆尤易懼泰山嶮巖危峻以柔脆之質卒然值之神
喪膽落孤峰絕壑山靈顧盼如在業緣罪戾方無地解

脫彼端拱者吾屬也何修何為尊崇若此苟可以得懽
心博佑庇體膚不敢愛况簪珥珠繒之屬邪故元君祠
比他女郎為尤盛作俑者計亦巧矣歲久惑益深村墟
市鎮隨在有祠燕趙魏博之間榱桷相望故城舊無是
祠嘉靖壬午春鄉耆陳贊胡欽二十八人共請於太學
生馬君嘉貞嘉貞曰城西南隅玄帝宮之右吾故園也
其畀君輩以營遠近聞之蟲薨蟻集神輸鬼運有傾家
來施不告姓名而去者中央為殿稍北為後殿又稍北

為居室殿前對列為十冥司司前為儀門儀門前為大門丁亥夏訖工伐石來徵余言紀歲月余謂嘉貞曰是祠之建禮與曰非也人鬼本非二途陰陽各有定分祀玄帝於左並女郎於右近於僭踰麗服於上諸司翼雜於下嫌於無別膺君職而操威柄涉於干越三者禮之蠹也然則何不諭以正論裁以大義而費財用蠹心志相率而紛紛乎曰習尚方酣善俗無以售於化心神既溺衛正無所庸於功彼流風煽熾組綬者尚不敢當其

衝章逢何有焉顧其為說雖幻詭要在誘人於善夫誘人於善法令千章而不足善因一言而有餘其幾不可強也吾所以弗斥弗拒慙慙圖成者亦欲蔽通於明約納於牖因其慕誘之以善端因其畏怵之以陰禍以竊比淑人心翊世教之土苴耳師言雖陋寧不知斯事之無據哉余悚然興曰子之識遠矣君子之於民也審途轍之所向鼓舞於化機即機緘之所存神明於治本今淫祠妖廟遍天下在位者詎忘所以杜絕之顧禍福之

談轉盛義利之界限盡迷覲望之情既深趨避之支岐
愈廣椎之愈堅撲之愈烈亦末如之何矣聽其所欲而
徐為之圖潛驅默挽盖有甚不得已焉者若曰彼固趨
之吾固尼之其不至激烈以失人心者幾希天下之禍
莫大於激烈以失人心嘉貞相時度事曲徇輿情他日
從政當有清靜寧壹之休而世恒以若人為能吏何哉
雖然天之視聽在民神之有無在心即民心之歸依以
徵諸沖漠之上寧無主宰綱維之者乎若然雖謂之有

據亦可也詩曰驅雲車兮電馬儼霓旌兮來下聆仙佩
兮姍姍慰我民兮祝嘏泰山遼遼兮碧霞悠悠凝神東
望兮殷殷我憂遲元君之來兮無寧我尤漳水以為酌
兮藻荇以為羞理有不可以盡知兮事有不可以或違
惟衆情之既合兮孰強同而是非山雨兮沾裳山風兮
吹戶錫風雨兮載時流惠澤兮終古

三朗鎮重修觀音寺碑

盧為北地著姓其業故城三朗鎮者尤號巨族鎮之北

街西瞰大河中有渠秋雨至循渠入河鳴鳴鳴街之
南曰盧琚宗玉北則琚之族弟子瑁廷彥子玳文美三
人者余友也在盧氏尤為最賢東去數十武有蘭若曰
觀音寺盧氏兄弟日宴游其中上人廣謹者延接款遇
日慎日虔寺久圯壞因出貲鳩材率鎮人撤新之既落
成廷彥來謁余言紀其事余惟歲侵民瘠事可已者公
家役猶寢不治浮屠之居何與吾民乃汲汲弗懈君兄
弟人所畏而倡率之余言人所信而揄揚之正恐幻說

日熾俗好日靡民財坐費於覬望聖道榛塞而不行耳
廷彥曰吾輩非愛浮屠氏也亦非有所覬望也有道焉
吾家塵市日競刀錐利薄暮歸舍舌燥吻渴目眊眊不
能視精神惘如有失每投足靜境暫息俗機而塵穢狼
藉淺隘偏側氣鬱鬱不得暢故飾治而廣拓之塵氛不
到萬慮俱徹談寂論空洒然以快蓋動靜之理也且近
財則多污放利則多怨入不出聚不散薄施而厚饗則
多禍吾恒用是懼費吾蓄於浮屠是誠可惜取足於能

散而已消息之機也吾利於是吾子孫又於是數世之
後賤商賈僧日趨日下昔者吳道子畫酆都獄畏罪者
衆韓退之題木居士求福者多使吾之子孫賢固不假
乎是不賢接目警心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回狂瀾挽
頽風以淑吾後弦韋之義也况鎮人非故城籍者什六
七邑長不能盡使縉紳往來僕隸輿馬呼之不以時應
而憇息無所徘徊市中非莊蒞之道醵金飾此為駐節
之地餘則需以募役合渙散一心志調停之法也夫善

教則運斤發硎皆可垂訓善學則瓦甃稊稗皆可入道
佛本西方異說君子不齒聊假其說以行吾志先生以
為何如余以其言不可奪乃隱括刻於石斯役也正殿
自前街移於院後地逾迴境逾幽禪堂自前廊移於殿
後徑逾曲室逾邃從臾而成之者曰張洪喬通凡若干
人系以詩曰世傳西方有大聖變化廣大不受羈萬類
有欲成可遂有呼即應求即施化身多至千萬億皎然
水月天無涯胡為偃蹇在塵市顏色凋落形離披鴟鴞

晝號鼠夜叫狂飈淫雨聲若悲念惟一身不自保化身
萬億將誰欺豈曰厄運難卒避待彼定勝其何時見說
大慈愛利物療飢不惜體與肢五蘊尚然非我有何况
幻像只土泥假令剝盡返無始本空面目何盈虧輪奐
本非已所欲虛飾徒費民財為便可不問任荒廢如雲
入山水歸池廬家兄弟別有見納約藉此為筌蹄仰窺
天道俯人事下流遠念諸孫兒纓冠徒跣告閭里庾取
粟豆囊取貲頃刻驩呼動衢巷典衣市帽來怡怡矢心

俛首自洗濯從今各謝屨與螭乃知民生有恒性秉彝
元不虧毫釐利波方湧忽砥柱鑿削嶮巖成坦夸人間
萬事盡如此澆風坐可回軒羲勒我銘詩告百世何人
細讀還深思

清河縣重修廟學記

清河為廣平屬邑地斥鹵洿下陶甕易糜垣墉易敗而
學宮尤甚秋雨暴至環四圍皆水鄉泥淖穢汙莫獻殆
無所寘足樵豎牧兒往往憩息於階墀門廡之間迄無

問者嘉靖戊子雲中王侯紘以河間經歷有善政擢知縣事謁拜後徘徊瞻顧憂然興歎黯黯若有深思久之洒然以釋乃登進諸生揖而告之曰教者治之宗也惟余辱邑長吏實躬政教學類教湮厥咎在予舍是不理而區區於簿書期會以為治余恥之顧帑藏既虛歲侵而民瘵不可以重困興歎而思者為是耳待撫綏數月情通治洽諸賢孚余諸耆民弗梗余然後徐以集事思之有槩於中姑以自釋語畢愀然若不勝情師生相顧

而慶曰學校其興乎明年己丑四月政成逋者歸瘼者
完呻吟者謳驩聲頌辭滿衢巷侯知民之可使也晨起
召匠氏計所需貲出贏餘力出徒役謹簿書明出納督
者不敢欺作者不敢怠閭閻號召雷動景從民不知勞
財不知費秋八月訖工敝者易剝者飾過者喑喑稱歎
學者洋洋多喜色司訓山東金君瓊謀之僚寀及諸生
以是役不可無記且侯之賢當載也自為事狀介鄉進
士孫生悟馮生盛時走故城謁余言悟余族姪盛時余

姪壻故不得辭而茲事亦有義不可辭者余惟君子之
仕凡以行志而吾志之行要於知所先務記曰王者建
國君民教學為先蓋教學立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
人心淑禮樂作風俗易而治化成矣人孰不知其為先
務而卒莫先焉樂因循則不欲為務逢迎則不暇為事
矯厲則不肯為惡非已功而忌人成事則不樂為事勢
艱阻於前簡書指摘於後輿論清議旁出於左右科斂
有辜費財有稽厲民有謗則遂不敢為矣數者皆庸吏

之情而徒藉口於不敢為者十九公署倉儲橋梁犴獄
每悉力殫慮以要譽迨咎獨於學校而疑之豈費財厲
民之說專於此而無與於彼邪匪得俊材遠識見義勇
為者欲舉累年之曠事以豁一朝之觀難矣賢才之生
取之場屋養之學校學校場屋之地也舍宇不葺器數
不備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清河古趙區悲歌感
慨之風宛然猶在士習不競寥寥鄉書者四五十年謂
非養之無地而取之難其人與自悟與盛時載書而西

轉相授受策名之士後先相望未售者清才力學指尚
可屢屈又得賢侯一新其養之之地取之他日又何難
焉佇見雲出而林立也因竊自歎天下事其顯其晦皆
非人力所能為而文運之將顯也則巧值竒逢尤非偶
然者清河之晦久矣邇來鏗錡炫熠爭鳴競耀譬則泉
始達木始升方患無人疏導培養之而善疏導培養如
侯者不先不後適來於磨光刮垢之初作其氣翼其進
滔天干霄之勢其孰禦之光灼於鬱沈聲振於絕響物

理亦有然者而此其時也俯而讀仰而思升堂則思游
心於高明立庭則思置身於平實今日思淑諸身他日
思淑諸世庶無負侯之意若曰藉軒敞以舒懷抱睇佳
勝以發天趣嬉遊玩愒日以為常道義身心漫無所事
非余之所敢知也

恩令呂君去思碑

恩地多汙下夏秋間四境皆陂澤有力者擅肥饒隹葦
自潤貧弱惟捕魚且雉兔易米糊口當南北水陸衝衢

星輶使舟過無虛日供億或少遲悍卒持符至庭吼以
怒手搯吏語侵令令策無出丞湓常額從事以逭辱俗
喜訟稅輸不以時勾稽則具牒赴愬真詭淆亂或至去
其籍無所考賦役入豪右獨於下者取辦令心知不可
強顏為之雞初鳴秉燭詣廳事吏抱文書署惟謹不敢
問故民益敝私語謂後雖有智者無以淑恩治嘉靖己
丑古雄呂君來為令命甫下恩人有素以健訟嚇吏胥
攫利致富者思有以嘗之詣京邸餽以甘言君正色叱

之退及赴任又迂之境上候以輿馬又叱之退即任又
陷以多儀又叱之退固請不已乃訶怒捶笞諭以無再
覲我覲我當有罪其人者恩之大蠹也諸無賴視之為
進止且憑依為援蛇蟠蚓結自是乃不敢闖縣庭羣醜
奔散人情大驩顧凋瘵後如木蠹且朽人為君難之君
慨然曰無不可為者鎮之以靜撫之以寬治之以平易
興學校建城門廣儲庠撫流移數月百廢皆作優游之
化多於詳明慈愛之情勝於敏決期若緩功則集政若

閔民則淳嚚者情屈狡者心醉恩民始知有生之樂越
明年庚寅六月漳水橫流加以霖雨如注民貲廬漂沒
者十七八君百方營救多所存活亟移文省臺乞蠲田
租以免轉死言辭懇至讀者往往垂泣既未能盡如願
乃躬率吏民驗水害多寡而調停之斟酌裒益惟和惟
均民坐是不甚困歲再決水尚未涸相率拾蚌蛤芼藻
荇自給體無完衣肌膚皴裂衎衎於汙瀦泥淖間終無
一人轉徙他方者為有賢使君也茲三載考績將之京

部使者累疏薦揚耆民王良輩數十百人念君去將清
要省臺不可復借欲伐石紀政以係永思相率諗之學
宮諸生又諗於柴學諭廷相函書辭述事狀徵余文于
沙溪之濱恩與吾邑相望隔一漳水耳歲時姻戚過從
談君政蹟喑喑不少置故余知之獨詳夫為政以得人
心為本然得吏胥心易得民心難得民心易得縉紳士
心難吏胥為姦利耳貪懦者率為所喜民心固無偽然
亦可以惠致而利悅若士則清議妍媸鄉評月旦甘不

可臨威不可嚇者恩人於君合貴賤而同然一辭君其
賢乎夫感人以情不以迹動物以神不以器君行矣人
猶思之未厭此殆不滯於迹與器之粗而精神之運必
有所以然之妙者存乎其間宜恩人之惓惓也彼簿領
期會奔趨希合天下豈少斯人之徒方其蒞任也人固
曰吾使君也瀕去罔不悄然避漠然忘甚則紛然怨讎
喧然詛咒視君何如哉君名應祥字某別號某以三易
領正德己卯鄉薦庚辰乙榜進士兩任濰縣湯陰學諭

一典江西文衡冰玉聲稱傳播鄉曲瑩然為畿內名士
詩曰望望恩城湯湯野水沮洳號呼民亦勞止構木而
巢拏舟而漁以作以息熙熙于于詢彼編氓奚為不去
有我使君曰我胡慮朝拯寒饑暮撫瘡痍古稱召杜於
今見之聞君西來有夫候迎瞻望眉睫百計來并君呼
使前爾勿草草魴與陽鱈要自有道我雖爾長不苦爾
預跋涉遙遙意將何覩背汗色頰奉頭奔走民情大愜
今有父母古人有言一懲百誠曾未決旬兇燄盡殺君

昔未來市攫而趨至於今茲犬足生鼯君昔未來訟牒
盈庭至於今茲不聞人聲豈無征役惟斯民盡豈無櫓
楚惟我心惻盪若春風沃若膏雨公今去矣後將何恃
其語而家而子而婦惟君之賢永永無負古之遺愛民
不忍忘勒石遠垂於昭耿光

恩庠科貢題名記

科目掄士非古也成周鄉舉里選自比長累升於司馬
始有進士之名夫進士乃出於鄉里之舉選則後世所

謂科貢者本非二途也國初用人未嘗拘於科目居端揆列省臺者歲貢士恒什四五焉文化既久人爭自淬厲乃至才不可勝用遂專重科目士鵬飛鴻漸屈指以計郡邑歲所貢者鱗次櫛比以進無敢越需既久齒髮俱暮例以冗員散秩處之雖宿學清才政績又甚彰灼亦莫有一人為明揚者士失偶賢科則終身解體朝廷求賢之意乃欲使士之解體乎邇者廷議慎重選貢之典勿俯徇勿濫充勿計歲年久近務得真才以收實效

以頡頏科目士復祖宗之舊以追蹤成周之盛天下士
反觀於挾負而深慶其遭際曰吾儕坎坷於彼庶表見
於此乎自是人乃不敢輕視歲貢士歲貢士亦不肯輕
以自視士風文教頓改舊觀盛矣哉於時恩令呂君應
祥進諸生而告之曰是惟聖天子立賢無方以名驅策
天下者凡為臣子不可不思所以體順充致之以無負
於德意顧登科薦試有錄表宅有坊題名太學有記歲
貢士猶若歉焉是猶有軒輊也吾欲勒石學宮大書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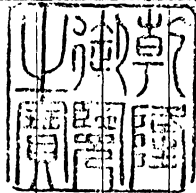
年科貢士姓名以諗來者司馬公所謂正邪忠詐指名以議科貢士均有責焉不但選貢士可以作之氣以思自立而賢科英豪自立當益力不敢縱百世之下知山城僻地亦可以廣廟謨而存古誼諸君以為何如同聲應曰惟賢使君之賜未幾君擢守高唐嘉靖癸巳春永平何君永來為令踵而成之介吾庠司訓李君玫來謁記夫名者實之賓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亦求副於實耳不求副於實僦僦焉惟名是驚君子不爾為也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皆賓於實而作於名者鼎鐘不足恃流芳餘馥或得之殘縑寸楮之間誅謚不足憑致語風謠或流於樵童牧豎之口非可倚著強襲也恩有賢守令所以永終諸君子之譽者既盡於誠矣登名是石答二君之嘉貺以仰副朝廷作賓興禮之意亦嘗有槩於中乎覩斯石而懼焉懼斯戒斯有所不敢為覩斯石而悅焉悅斯慕慕斯有所必欲為盤盂韋絃取義甚至石之益於人也多矣恩雖小邑南瞻闕里北負渤

海岱宗東峙武城西望禮讓教化薰蒸漸習古稱地靈
人傑要不可誣前輩餘澤溥溥乎充溢聞見將不有瑰
奇雋永之士興於其後撫石遐思酌泮水之清泠泝洙
泗之汪濊以潤澤天下之枯槁者乎是則斯石之幸也
斯文之光也若曰吾不朽之圖有斯石在眈眈以望之
昂昂以有之旦視暮撫已去復來而所以為不朽者漫
不留意陵谷遷變牧豎敲火牛礪角周宣之石鼓且然况
片石數語欲藉之以重後世邪杜預矜伐吳之功高山

深江陸地三勒石焉恐名之或湮也今邈不可尋而其
人則天壤與敝自晉而唐宮碑豐碣數且萬計惟峴山
一碑傳播人口是所以為壽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諸君
子勉之緒不佞熟知呂君為今之良吏何君當凋瘵之
餘補葺撫字勞瘁百狀而猶不忘前人之風示固非規
規然簿書期會者故敢盡言繫以詩曰伐石岱宗兮維
石從龍兮小天下于目中兮刻石學宮兮維聲鏗鐃兮
儕絃誦於春風兮有岐路之縱橫有塵礫之迷冥兮屹

砥柱之堅貞庶可識介石之明兮彼美如英兮令德融
融兮令譽無終窮兮



沙溪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貨賄聚集又易以生利數年貨用既饒遨遊闐闐旗
亭伎寓酣歌歡笑以為常久益厭乃又棄去攜農商具
授其仲子貫曰汝承吾業吾將崇尚虛玄優游以卒歲
矣謝酒肉屏妻孥塊坐野田中負土築墓建玄帝祠以
祈靈貺矻矻畚鍤汗顏血指連旬不少休玄帝者曲禮
所謂前朱雀後玄武者也故世為北方所崇尚至宋避
藝祖諱因易為真武云廷珍固湖海士醞藉秀爽一旦
忽有此凡舊與遊者咸歎詫且憐其勞勩爭捐貲協力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五

明 孫緒 撰

碑記傳

三朗鎮新建真武祠記

余友廬廷彥子瑁蚤業儒居庠校十餘禩已而棄去攜
卷帙授其子太學生貞曰汝繼吾志吾將歸謀所以治
生矣廷彥善貿遷又善耕獲世居鎮之北街膏田大肆

贊其成中為殿六楹高敞闕麗出林杪遠可望數里自
玄帝而下若十帥若諸給侍者皆以堅石琢成石大而
琢工費頗侈曰吾惡夫土木者之易朽敗也左右廊各
數楹前為大門繚以崇垣局以嚴鋪經始於嘉靖庚寅
正月落成於今年癸巳三月朱薨繡闥光炫奪目廷彥
黃冠羽衣手執黃庭經一卷日咿嚶其中倦則瞑目閉
息坐客至則迎問則答應酬周旋不失往日尺寸至居
間則寂然黯然而已余屢欲往叩未果忽來謁於陂東

柳曲笑曰先生知吾所以來乎吾不出庭戶久矣暑風
遠道間關四五十里欲得一言耳吾逃儒而農商去農
商而黃老屢遷屢下寧不知所以自慙今又躬經祠宇
嚴設廟貌鼓舞號召相率廢民義以惑於鬼神恃先生
之知我不知我者雖謂我為名教罪人亦可也要有數
而非偶焉先生或不能盡知也往歲吾嬰劇疾數日後
微息細如毛僅相屬家人皇皇不知所謀醫巫望望去
吾憤憤中自知必死一夕憤愈甚寐眈甫交覩被髮巨

神仗劍立雲外伸臂挾吾以升茫洋颺忽了不知其所
之既止則搖曳蕩漾乍沈乍浮若罽之虛懸寔足其上
而下鼓之以風也吾懼甚急抱神足顧其衣下視瓊樓
貝闕隱隱烟霧間又其下則山峰戟列檜柏蓊鬱如莓
苔計高下相距可萬丈神俯視曰此武當之巔吾武當
主也汝固吾徒故來相活他日無相忘乃灑然以甦明
日即飲食又明日即起因念餘生殘齒皆神之惠而掃
除之役其何敢辭秋冬之際將辦香裊茗訪真蹟於楚

山之椒拉羽流一二採藥漱流以滌塵慮願勒此義於
珉垂示子孫知吾所以屢遷屢下者庶免嗤於來世噫
嘻君子之學達諸理而已矣理外之事聖哲不敢例以為
無也夢之幻邪真邪鬼神之能愈疾邪否邪斯言之有
稽邪余皆不得而知也然吾聞之君子之處世也無所
戕於物之謂賢淡然於世故不乾沒焉之謂達廷彥之
言余固不能知也而其黜聰明謹酬答粗衣糲食環市
區雖百千若人何所妨於物而孤雲野鶴悠適閒遠濁

世之糠粃埃壒畧不置之胸次可不謂達矣乎而他亦何足深究也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謂為幻今疾良愈矣謂為真漆園之蝶邯鄲之枕皆幻也廷彥嘗屢夢先公高車大蓋從騶卒數百人謂將血食某地因與諸昆季建祠於南市或謂先公雅愛廷彥平生未嘗隔旬日故屢形之夢寐亦若彼漆園邯鄲者然然而鄉人夢如廷彥者什二三亦有死數日復生親見據高坐理陰道如前所云者豈彼皆幻乎精爽所寄感

之者易以通禍福將至尸之者預以告事幾有會值之者適以符然則賀監賈島陳碧虛晁無咎諸公或儒而楊或儒而墨要其衷必有得於恍惚吟嚙之餘而兆於彰灼昭著之外有不能已於幾而又有不能以盡告人者未可遽非也謹拜手而獻詩曰新廟奕奕有嚴有翼貌則如生質則貞石几筵維潔牢醴維馨巫史離離明靈欣欣誰其尸之北街盧子昔佩儒紳今為羽士匪我陷蔽敢爾逃儒枯朽條肄維神之噓吾有疾災維神庇

賴神有役驅吾其敢怠水蕩而漚燭燭而影凡厥萬象
孰非夢境勿曰吾言其有其無明明赫赫其何敢誣盼
蠻有靈精誠有格神貺我休匪我饒舌歸語吾家吾妻
吾孥百千萬變勿以闕吾污吾沖虛穢吾清湛如白斯
涅如璧斯點雲返於壑水落於川凝神無役爰引吾年
齊東縣新修廟學記

嘉靖乙未秋七月先族兄廷輝司訓仲子悟以鄉進士為
齊東令既新廟學縣僚幕淳安方君鼎尉氏王君有

年太原樊君懋內黃周君信暨學宮師友古燕盛君蠻
廣德劉君世準謀勒石紀其事劉君獨遠走數百里謁
余言且曰夫子之道天也天豈可贅以言惟歲月廢興
不可無稽惟賢侯勤渠不可泯泯焉泯焉將使來者無
所勸猥惰者無所激於衷敢告門下始吾齊東有學荆
自勝國大德間屢敝屢葺取足於支傾易朽免一時之
風雨而終無以懔瞻拜者之志以繫聖澤之遐思嘉靖
己丑冬大行人岳君倫以謫官主齊東簿思易而大之

南營數百步甫施工而去繼之者無以承其休因循漸
墜舊學既撤新構未施片瓦師生乃至無所容足夫庖
人無廚何以精於饌工人無肆何以精於業教者學者
無地以容足何以飾廉隅嚴禮席侯感然若不能終日
度工計費既有槩於中而以事鳩材以時鳩役刑有贖
義有倡數月即有藉於貲擇日晨起詣憲臣三衢王公
告以故公喭喭稱歎手付俸金以給退而量能授役捷
者趨壯者荷廉者出納黠者貿遷越明年丙申秋即報

竣事人初謂工費頗鉅侯慎密深藏未嘗一言僉謀恐難猝辦既乃不動聲色無稽無缺乃知侯於茲役有餘財矣先飾大成殿次兩廡次戟門櫺星門奐輪壯麗以次落成執鬯捧籩者洒然以樂東為儒學門由門迤邐以入至殿後為明倫堂為兩齋環前後為倉庫為神廚為號舍又稍後為敬一亭為啓聖名宦鄉賢諸祠并而遊軒而謁者快然以慰學後為三教官廨廨左為射圃亭亭前為外號退而食倦而息者坦然以安今巷有歌

室有頌載筆者有紀述觀風者有薦書士驩民協他邑
爭赴愬侯不負所學矣惟先生之圖憶余始授悟學悟
無他能一敦樸少年耳乃今若劉君之言忠信可以學
禮非誣我也夫子宮牆誠不宜贅以言撫庭砌之芝蘭
慶先澤於未墜亦安忍默默而竊有所見思欲表襮者
亦自不能已夫天下之言學也平實盡之矣高論終無
以信於世自選舉之法廢士率以言求售於場屋而大任
重寄亦惟懸之以待場屋士士不出此由他途以仕雖

有用世之志例假以散秩無所藉以究厥施故士知誦習即思游庠校游庠校即思奮迹場屋以需於用此天下人心之所同平實固如是也今之揚聲邁烈於中外熙鴻號於無窮者孰非科目士而必曰科舉不足以得士言語不足以觀人徒以卑士志陋學術不亦過為高論矣乎我奮於是而曰不必於是必於是將卑且陋不但誣人且自誣矣夫誰信我誠使事舉業者即孔孟之言議以應有司之求既得仕循孔孟之塗轍以成天下

之務坦然平確然實則聖賢心迹不假外求科舉之學
亦何負於士顧談者過高於上學者壽張謬悠於下授
之秦漢制作未能以句動以天機神化貞一明覺為言
經箋傳註漫不相類甚者擣擗晦澁之辭以飾怪戾之
說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正恐文運之升降係治道之隆
汙為輔理者憂耳然則科舉不負士士負科舉也多矣
宗工晉魏祖尚莊老持此以往何所紀極必有任其責
者鑱吾言於石諸生讀而惕然警焉可思過半矣不然

謂吾言為妄可也悟能不受變於俗旬朔課士相與繹
吾言挽頽靡復古雅以歆動四境之外庶舊學不負吾
兄為不亡矣不然指土木之功而曰不負所學謂吾言
為妄亦可也

故城縣重修護國寺記

儒墨不相為謀出汗入附不塞不流夫人知之至其說
之善誘易動有可以翊化機者或未知也我國家以綱
常為治於天下郡縣設僧正僧會之司有額員有公署

有印章若與儒道相埒焉獨不為網常計乎正以其有
可以役於我者不容廢也民之誅於禍福也如水之趨
下善惡之說不足以勝之夫善惡不足以勝則吾道以
多畏而難行而釋氏則專談禍福以畏人者故藉之以
導天下以空導累以禍導欲以緣業導妄以因劫導愚
使天下翕然應悚然懼欣然入於善是固孔氏之教也
逐其幾不逐其心用於言不用於法皇恩於生民恒性
亦弘矣哉吾邑僧會司舊隸護國前寺寺瀕河屢有水

患歲撤僧室以避益避地益促隘歲節望闕申賀率先
期詣是習禮雜沓偏側無以成展拜之儀縉紳士捧王
言事遊謁持使節宦茲土者未屆期亦恒於是以需舍
宇穢惡憩息無所苟簡荒涼為一邑之羞嘉靖丁亥平
定李侯春思欲改築顧歲侵財匱費無所出念瓦石木
斲歲撤者固無恙北門內有護國後寺圯垣敗屋負城
垣面學宮寬闊空闊可拓地以營亦無事於多費者乃
呼浮屠之長道存道成使來前指木石之類以命之曰

而能以施報導人於趨赴移是於彼不煩吾民乎果然
吾當疏辭題名授爾輩遍告四境以協力四境聞之紛
然來集匠來於良力來於壯飪豐於廚犒優於貨數月
而工畢雖掄擇舊材無以侈新觀而殿宇整飾庭廊深
邃延接有堂徙倚有亭應酬有署文室精舍禪房庖御
一一雅潔亦足以備勝遊而發佳趣將索詞於余勒石
紀歲月石未伐而侯去越九年嘉靖丙申存與成屢來
謁申前議且曰願先生無忘疇昔噫嘻余敢忘於疇昔

釋氏以空為說以無為宗萬有皆贅也新構之連覺鬬
角皆空無之累復欲余贅言以重累邪昌黎韓子起八
代平生蘭若碑碣未肯附一字徒以孔墨相用之說君
子尚訾其學之未純余何人斯而敢以多言自招譏議
乎遲遲於鉛槧者以是耳余敢忘於疇昔雖然李侯於
此有數善焉不可以無述曩固已許之矣地境閭閻班
行秩秩慊展拜舞蹈之敬庭宇整潔遊息于于有無忘
賓旅之義仍於舊不侈於費導以浮屠不臨以官府曲

遂于愛民惜財之願以自附于苟完苟美之心余又安
忍避咎而終付之無言乎西方之教戒貪嗔以冀定慧
而天下敢於貪嗔惜於定慧者惟緇流為甚昔者居濱
漳河市舶估客艫銜肩摩習見其攫金售偽貪嗔何以
戒今近庠校矣遠塵市矣望宮牆於咫尺聆絃誦於晨
昏矣遲英俊之枉臨煮清泉於新茗覲風度接言論神
酣心醉則慧識炯如定性虛湛可以日計而月不同回
首舊境若不能一朝居焉其利益於而輩何如也存成

二子佼佼於傭中固宜刮目以待其餘聞亦漸知謹步履遠利欲數年之後靈澈支遁之屬當有企慕之者誰之賜歟用儒於墨役墨以為儒用固非若昌黎相為用之說而不言之化不速之治罔不具焉侯昔日之治可推而知也鑱吾言於石俾爾有衆時微誦而遐思焉庶發見之善端不汨於懈惰侯之心為不負矣二釋子茫然不知所以為對乃援筆彙括付石工刻之繫以詩曰漳河之濱帆檣如林有蕃有商大貝南金彼利欲區乃

有梵宇應何以靜寂何以主于焉改築北城之陌後負
古堞前沾聖澤古堞翼翼百雉其強斬削而壁綿亘而
岡聖澤汪洋千頃一酌活水沄沄化雨濩濩沃彼栽培
於松柏棧質質於霜青青於色濡彼槁枯而楊而墨植
我根芟去彼蝨賊惟茲新築有池有渠可濯可湘餘波
之緒惟茲歲時以頌以賀崇基巨構心怡顏破惟茲燕
閒來嘯來歌幽徑深深素絲五紵事有羸縮數有成毀
緊孰為之吾侯李子刻成新詩慚彼野史永言歌之以

告來祀

留興鎮隆興禪寺新碑

寺不知所從始見於靳鴻臚塘所撰記則賈祥買田構
小刹成化辛卯鎮人靳瑜即坭垣而新之僧悟良與其
徒真寶者築室守之寥寥數言而已瑜蓋塘兄弟行也
嘉靖丁亥真寶嘗乞余言悉鴻臚所未盡垂十二年於
茲真寶之徒常清又介寺僧本明來謁詢其故則鴻臚
舊碑前歲毀雷斧矣恐歲月遂湮復欲補述其事夫雷

天威也今讒說利口無處無之轟轟之威曾不少怵於
一毫而山僧野衲藉片石數語誘村墟翁媪之粟布以
救寒餓縱使詞涉巧狗稱述或過視覆邦家驚朕師者
有間矣疾動萬物震驚百里乃示威於一石威不已褻
乎蓋釋氏於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皆欲洞然
不之存凡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諸河沙微塵夢幻
泡影皆非堅久而不必為極而至於萬象皆無而後為
至而其所自為者建大寺聚徒黨厚封殖宮碑巨碣張

大語言舉目舉足皆溺於有象與其學自相背馳天之意或者不欲其泥物象滯語言為空門之贅將掃除殄滅以復於本無乎不然剝蝕沒滅之餘碌碌落落何妨於世亦何足騁怒而亟以糜碎之也且言莫難於談佛氏而廢興歲月尤莫難於佛祠之紀述徇其說將為名教罪人據正論以排之又非彼所以來之意其廢其興必有所以為之者得傳太史韓吏部其人冒其徒怒罵昌言以挽頽波則供施微而日廢藉重於蕭瑀裴休輩之語

言售奇釣貨則衷若天誘賄若鬼輸雷動景從興於既
廢也不難矣而能言之士顧畧其所以廢極談其所以
興嘉歎金碧土木之華備述烝徒趨赴之樂豈非吾儕
之罪邪故柳州坡仙淮海諸君子每授管佛祠進退維
谷兢兢然不敢輕下一語至文勢極於變態錯綜俯仰
機鋒不能自己者輒以梵唄之談足之理不取怨又不
失於在我自謂良圖然亦未免於徇之也余不文未能
一一應人而其應釋氏者尤少所欲言者前碑已盡今

何以為言矧天欲其歸於無而余屢贅之於有不但得罪名教且得罪於天矣今何敢又輕於言雖然其有無於已取之而已湛於無以應萬有之迹有碑可也無碑亦可也一言可也再言亦可也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溫子昇之述作真可下庾信袍笏之拜不然言愈侈詞愈工而心愈滯以事觀之是為事障以理觀之是為理障青州石丈人將求洗垢於韓玉汝矣貞珉翠琰何有哉歸語而徒勿泥於有以巖本無斯不負吾操筆之意

為銘以畀之維佛氏心衆用皆非如灰斯燼如烟斯飛
維佛氏身皆非有我飼鳶啖虎何施不可覆載之間可
名可見皆曰幻境泡影露電色象盡空瑩無偏主胡為
倚著有此棟宇棟宇未已復申於言糟粕土苴秩秩便
便西方教旨惟戒定慧無言非隱多言非贅惟默以澄
惟言以宣雲歸月印慧識炯然彼殿彼屋吾弦吾韋有
赫者詞吾箴吾規其有不然天其遠而疾雷迅霆近在
階墀余言匪誣以俟百世孰慧孰癡嗟嗟衲子

故城縣新剏觀世音禪院記

浮屠道存者精浮屠說諸浮屠禮重之不敢相軋亦粗知儒書儒者多歆愛之不忍於麾而慎密不肆與之言畧能省解惕然若驚皇皇然若弗及縉紳耆舊以至邑侯學師亦未嘗斥拒然混迹北城護國寺思欲脫身自異而未得其所也間以語孟川李子孟川曰吾有隙地在闌闌北盡處可闢而居餘壤數畝可畦而蔬亟往營勿怠瀧厓馬子聞而偉之呼使前曰吾有林木可伐而

材根茲條枚可析而薪亟往取勿疑邑夫夫趙侯璞崗
聞之曰吾豈可謂不知然不可使吾民知鬼薪束矢罰
銅贖粟可貨易以為費亟從事勿畏忌數月工告成中
為堂肖觀音像稍北東偏為舍延賓客又東為屋事庖
御後為僻室入禪定重門繚垣靜幽邃密天棘蒨苾馨
香竒絕金碧黝堊鮮明光曜乃謀勒石庭階屬余言識
歲月且識諸公之愛於不敢忘余因命兒子若緘題其
額曰觀世音禪院操筆為之記畀兒書之夫觀世音者

佛書所謂慧眼妙識觀聽世人之聲音尋苦而救之者也心于一應于萬無不在而無所在焉者也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苦一念豈能以盡哉示寂于一乃憧憧然博觀天下日求萬苦救之亦艱且勞矣艱勞之任非空門之所能堪心致于一什百千萬皆化身而應嗚呼仁矣哉且人窮則呼天急則呼父母天與父母安能恕然而造化無全功事勢至於不可為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也舍天與父母則無可呼者矣禹稷思天下饑且溺者

若已饑之溺之伊尹任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者若
已推之禹稷伊尹聖人也聖澤固不可測遽能使天下
之大無一人之饑溺無一夫之不獲乎觀音乃欲能天
地聖人父母之所不能借曰勢有所未能而一念之仁
自不可得而禦使人人以觀音之心為心隨所見而拯
救之以天下人救天下苦苦海無盡救之者亦無盡千
百億化身渡十方大方於彼岸雖謂舉世無饑溺無不
獲亦可也間有未渡者心有所恃曰有觀音在吾未即

死亦足以延俄頃於丘壑是亦渡之所及也今法令繁
重民生日蹙曾未見據高位泣民事一撫然興懷目擊
嫺戚朋舊坎窞困藜急呼大號聞若不聞可援不援者
何限奉養妻子外終不肯捐一毫以及人濟物徒謬為
大言以詆其說曰噫言曰誣世正恐彼窺吾謬反噬而
詆謂吾噫且誣矣即觀音之心以上泝禹稷伊尹之心
繹莊生此一彼一昌黎儒墨相用之談以達易傳一致
百慮之訓彼之一念即吾儒充惻隱之心以保四海充

無欲害人之心仁不可勝用之勦說而鄙吝消融藩籬
剖破乃知余言之匪誣而浮屠氏未可盡詆也噫安得
若人者尋聲而來蘇百萬億蒼生之命於顛崖辛苦之
下乎道存字守性東田先生嘗與其師祖雲上人游屢
贈以詩又嘗與其師之師緣泰上人游為之作傳墨名
儒行衣鉢相承遠矣詩曰人心一乃靜靜斯能應酬繫
累無乃明有則雜以摻相彼觀世音無明亦無幽一以
不二參無以苦空求萬變了無與如偶如贅疣及聞人

呼聲化一成萬籌寂滅還昭物戒定與慧謀問渠何能
然一無萬籟收如月印江影如雨生水漚如響應桴鼓
如葉吟風秋又如滄海波鷗魚自沈浮太虛元無干雲
霞日悠悠昔者東坡翁偈為法真留曰二故有苦無二
乃無儔有思無所思嘗聞之子由繹此若有得一笑想
前修再拜問觀音此語果是不市陌飛塵埃通津競方
舟何緣一路岐何計息思讐坐令澆薄風上與鴻濛游
世無急呼人觀音得少休拜起望高樹羣鳥方喧啾幾

時巧婦性抱拙如巢鳩

先大父處士府君墓版記

嗚呼吾祖之沒近四十年矣緒生也晚履歷世系之詳未能盡知尚記為兒時嬉戲左右聞我翁對客談往事至今未忘遺黎故老尚能道其髣髴緒不忍痛一書先德愈久愈蕪誰則知者大父本孫姓曾祖大公府君季子大公勇捷有智畧洪武初携家避兵東海上同避者推大公為之長約為保伍大公依險設謀邏騎潰卒俱

不敢近族皆得全尋來寓故城鹿豕村沈三翁者少司徒母弟屬尊望重人莫敢抗獨折節與大公游永樂戊子十二月二十日大父生三翁尚未有子因從大公乞大父為子大公感其知遇慨然許之然大公家甚貧三翁每欲分田授之大公笑曰吾豈胼胝隴畝以求活者吾將復之海上耳竟去不顧留大父育三翁家三翁諸從子四人因使大父從諸兄時燕薊魏博之間居民鮮少或百里無炊烟草木蒙翳虺蛇虎豹白晝噬人於路

大父以童年代三翁應役築河堤於武城于張秋輸稅
於居庸應驛卒於河間踽踽獨行不懼且事隨手立辦
人皆歎其不凡未幾或傳大公在某所徑往省之至則
無所見取路急歸三翁及曾祖母韓孺人已物色之矣
相與遇諸途自是拊心自誓無他志墾田築室延師置
塾凡三翁所欲為者皆先意為之暇日灌畦蒔藥惟勤
惟儉鄉進士何公肅謂三翁曰古所謂克家幹蠱於此
子見之吾甥女賢淑非此子莫可配即祖母王孺人也

自傷幼失學遇儒服者即質疑問字雖在田中役所亦
不廢尤嗜浮屠晚年如有所悟韓孺人歿毀泣喪明每
夜擁衾誦舊所憶天竺諸典不遺一字晨起匍匐禮佛
進諸子講解大義或言儒釋不相為謀大父曰吾豈欲
達生徑渡者顧其齊物忘我可以恢褊心戒殺好生可
以弭戾氣世所不可廢耳君子以為名言性本仁愛所
得於佛書尤深故終其身不重采不兼味布裳蔬素陶
然自樂日使人候丐者於門推食食之食或不給即命

家人更炊累次不厭下至蟲魚草木亦必欲各盡其性
不忍戕害嘗以龐居士自許龐居士者佛書所謂極善
人也成化乙巳十月二十八日卒子男三長俊次振即
先公義官封吏部主事贈員外郎祖母王孺人所出季
惠邑庠生未仕卒繼祖母高孺人所出女三孫男六瓚
亦嗜佛能繼祖志次不肖緒繼太學生紹絡孫女八
人曾孫男七人執硯執賦若金若谷若韋若緘若鷗曾
孫女五人大父長身玉立疏髯過胸貌莊氣和望之知

其為厚德君子評議世故據理析事確不可易雖未免
辨博而慈祥坦平接之者渣滓融化如春風襲衣冬日
燠人了不見可畏之色嗚呼古語有之惟德動天惟賢
服人我翁堅志盛德罹多故增益其所未能者尤備然
則高爵令名舍翁其誰而泥塗耒耜矻矻以沒感應報
施果誣人乎哉議者又謂不于其躬當于其後顧諸弟
姪硜硜寡過僅足自保緒不肖固嘗忝冒科名又為時
所擯棄上不能以勛業博明主恩卹次不以道德文章

取重臺閣史臣下不能以行義見信于岩穴著述君子
然則顯揚之望竟在何日而天道竟何如也夫為善在
我福善在天吾家昆弟子姓求在我者而已在天者吾
何用知也勿戾於衷勿酗於躬勿以武而登勿以靡而
崩志寧氣平不隕於聲淵澄冰清不忝於生視履之成
考作善之休徵以要於其終其庶幾乎若夫不虞而譽
不勞而獲古人以為身之災覬覦僥倖雖得之亦九原
之深愧而況未必得也念開創之艱難謹繼述之永圖

後之慈孫孝子寧不惕然有感于斯文

三朗鎮盧氏先隴碑

盧故澤潞著姓國初諱福原者避地瀛鄭間瀛鄭境地
荒蕪終日無人跡因占籍故城三朗鎮與妻李子執中
婦張協力易草萊斬林木築垣蓋屋耕鑿其中不數年
復成巨室執中生四子祥磻禎禧納張石馮喬為婦而
磻與禧尤卓犖有志操時大亂甫定人爭走利區營刀
錐以活磻禧獨終歲守書堆必期有以表見磻字世安

洪武中領鄉薦仕為山東長山教諭禧字世和以材幹
辟為縣從事屢辟不就縣令必欲致之不得已歎曰吾
之疎狂遂俛首於此吾兄何人聳壑昂霄乃爾邪然人
顧自立何如從事安能免我故簿領數年曾不染一毫
尋得官江南歸來無他物止六七破簾貯圖籍而已故
老咸喈喈曰吾儕老矣曾未見宦游清貧若此者或嗤
之曰携此何用公不顧闕後圃築庭軒讀書扁曰樂閒
人因稱為樂閒先生或又嗤之曰即此何為又不顧既

乃笑曰吾曩不敢有所污慮辱吾兄清譽今不敢有所
情慮辱吾兄博識耳彼烏知之蓋長山公博綜羣籍耿
峭峻潔故樂間以是自託其實苦節篤學本於天性非
有所畏慕而然也杜門不與物接獨喜接先公時治具
招延談理道評古今人士先公亦或獵飲其家其子皓
耽書好禮無忝所生而感慨悲歌豪逸俊爽一見知為
燕趙士先娶於劉生一子公瑞七歲能作大字如席端
楷清勁鄉鄰謂公清吏善人慶當鍾此目管輅為神童

期孔融於偉器相與竚目以需顧以縱酒歿少室王氏
生三子子瑁子玉子玳於時祖父孫三世融洩庭堂樂
閒清癯古樸若喬松巨檜銅柯石根矯毅于雪霜烟霧
之外皓則鸞鵠停峙文彩神雋目奪不得瞬而子瑁兄
弟階砌芝蘭叢生競茂王謝諸郎有未足多者故先公
樂趨之倒屣仲宣下榻徐稚留竟日不厭每歸謂緒曰
吾視樂閒如嚴師皓如兄弟子弟輩如子姓人家福祉
得若此公足矣故緒知公家世為深子玉又嘗從緒受

三易既判濟寧金州二郡嘉靖戊戌得謝事間請曰吾家至子玉五世矣而子若孫若族曾孫又三世矣支派紛紜賢愚雜遝常欲萃渙散比族類以繫水木之思顧望輕無以聯屬人心識卑不能顯揚幽賁常恐溘先朝露仰負遺澤願乞一言勒石隧道使賢者知勸愚者知省庶少逭不肖之罪以瞑死者目惟先生之圖夫善繼不必於利必於志顯揚不必於貴勢要不墜於家聲濟寧稱富饒先後宦其地者惟子與蓀城聶東之無所與

金城地多金沙恣意苞苴沿為故事惟子視同瓦礫人未敢言及未久拂衣歸年來手足痿痺猶置書膝上呻吟不少休是則永言維則不匱錫類正韓子所謂稱其家兒者何罪負之有世豈不有據勢而賕據帑而盜樓臺相望霄漢為卑璀璨爭輝雲霞失色者乎然而見者掩面聞者掩鼻穢名惡謚曰盜臣曰賊吏曰民賊國蠹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計其炫熠之榮曾不足勝唾罵之辱推本自出則塚中枯骨尚有遺臭而其人

方高持謬論詆誚周孔欲掩其貪鄙庸劣之迹不知君子視之如虺蛇虎豹不復與人類等矣視吾子何如也昔者楊震遺子孫以清白四世清德推重漢季樂間何歟於震繼志若子何歟於秉賜奇彪諸君計所饗曾未什一雖飭厲在人本無外觀而消息定理恒用平施後福固知未艾也今子瑁之子貝有聲太學子玳之子貢有聲庠序其餘芸香筠管頭角蘄蘄於家塾者指尚屢屈寧無若人者茁於其後膺門楣之餘慶軋楊氏之家

聲乎譬之水然既浚源矣復有人導流揚波則夫蓄之
為陂塘導之為港渠析之為溝洫放之為三江九河蘇
焦枯沃旱乾濟舟楫千流萬派各底於用夫誰能禦想
樂間之目瞑既久矣子玉攬涕謝曰敢不羹墻早夜期
無負先生之言乃櫟括其語付石工刻之

秦孝子傳

故城城西三十里有村曰杏基秦氏世居之至孝子五
世矣高祖顯中曾祖得玉祖整父寧俱隱於農孝子名

綸寧第三子也寧歿綸甫弱冠欲築廬墓側值巨寇陸梁居人皆走避不得已避地去暨歸舊業盡蕩二兄經紀謀曰子姓衆生計又微合食恐費多而難繼枵腹共死無益也異爨庶易濟綸不能違乃獨養母張氏母或詣兄家綸終日候門母未食不食深夜母寐未熟不歸家極貧躬耕傭賃甘旨恒有餘嘉靖辛卯六月十四日母沒既合葬即日與妻訣曰而治生而教子吾徃依吾親矣墓左五六步闢地丈餘環堵覆茅累日夜哀號其中

二兄饋之食且戒之歸曰今巨寇餘孽未盡殄往往殺
人于貨吾家固貧彼安知吾貧也兼土地卑濕疎茅不
蔽風雨深夜曠野獨處鬼物凌人人子要以不毀生滅
性為孝耳綸泣曰吾親俱沒吾偃偃無所依依吾親而
死甘心也竟不歸日衰經負土數十畚附墓上饑則具
蔬飯哭告墓次移時乃食疾風甚雨不失墓西路通市
井過者往往泣下壬辰上元節思庭闈曩日燈火之樂
終夜哀號三更後音容忽若有所覩依稀縹渺乍有乍

無黎明始滅沒是歲旱村俗妄謂新葬者能為魃惡少
夜中相率強掘壙毀棺戕屍以為常綸懼甚貧弱無以
為防禦計午夜去衰經被髮跣足焚香祝天曰願早雨
活蒼生且救吾父母翌日天大雨環墓地三畝餘遍生
西瓜實大而味甘芝草菌蕈之屬及楮柘白楊諸雜樹
萌蘖破地如蝟毛野兔夜夜宿於廬羣鼠白晝登器共
食不驚飛鳥避鷹鷂徑投懷袖間不去甜瓜善漬物天
稍涼苗即死十一月初一日氣極寒綸五歲兒念父寒

來省之墓旁忽得甜瓜一如盛夏時羣盜時過廬初意亦不測久乃相戒曰勿犯孝子往來迂迴從他路曰勿驚孝子或念其貧欲少濟又相戒曰勿污孝子余未識綸聞此且信且疑急往諗之見其慤誠謹愿言不能出諸口有問則答答則淚俱不覺凜然生敬疑與信俱釋後乃裹米鹽蔬果時時候問又數約余友曲兵馬漢李布政際可李巡檢榛馬監生珂珂弟監生師言師言猶子庠生瀛監生潭聽選官汶濱散官王誥庠生魏臣李

元嘉鄉父老盧琚琚弟珩子瑁及余弟聽選官絡往給
之諸弟亦或自往至則剖瓜飯脫粟烹芝菌饜飫終日服
闋二兄又戒以歸又泣曰父沒時吾以寇去至今抱恨
今漸無寇吾又可不自盡以償號泣負土如初余聞又
往候則瓜實累累如斗芝草高二尺餘者叢生數十本
小者不勝數樹蓊然成林墓崇峻若陵阜自取巨芝啖
余余茫然自失始綸往廬墓其族長號於衆曰是妄戾
敢為不畏人非笑者將貽門戶羞凡我族人不得正視

諸族人奉命惟謹近村多富民余擇可與語者試語之
冀其存問以厲鄉閭皆不應每廣坐談及綸亦寂無應
者至嗤人隱慝奇禍欣然和者十七八噫薄俗一至此
乎曾草木鳥鼠之不若也哀哉前歲巡撫周中丞金下
檄縣庭月給以米胥吏輩以索賕不得梗之余屢為言
亦不應後顧困以重役綸亦不怨也諸友久欲余一言
堅其志且泄私憤而師言慙慙尤力竊念德薄望輕公
言於人人不謂然文字糟粕也又何足為重輕久不果

因贈以詩有空懷健筆韓京兆深愧徵租董邵南之句
去年冬山西越侯來為令少年白皙清才敏手言論纒
纒於民彝天理中而勸懲界限尤嚴諸友相顧慶曰吾
邑百凡鬱抑其將以漸而升乎師言首舉綸以對侯慨
然曰吾責也南康熊仁瞻廬墓獨有湧水成川慈烏來
巢二事朱子為宇於數百年後尚建祠刻石況我赤子
而精誠所感種種焉是安可俟終日吾固不敢上擬晦
翁然私淑尚友亦豈敢自棄於是左揖劉廣文維新曰

鄉飲在即其賓禮學宮以示寵異右顧趙蓮幕君佐曰
縣署前旌善有亭其磐石大書以風有衆又顧諸友曰
某市材某召匠某備工作費已乃謂余曰執筆以役惟
先生之需皆唯唯不敢辭侯名琬字文瑞別號璞岡嘉
靖乙酉鄉進士以新鄉善教底績陟任纔三月餘而急
所先務若此顧俗竚見其丕變矣

沙溪裨官氏曰子不語怪孝子之事幾于怪矣然芝菌
瓜實之類余與諸友蓋屢嘗而甘之居民行路所共見

非誣也古人兔狸馴擾芝禾並出木連理鳥悲鳴者史冊相望綸無愧古人矣父子本同一氣故先王制祀禮聚精神以萃祖考之精神綸屏絕百務五六年間惟居處笑語是思而精神萃聚音容如在又何怪乎孝天性也天性漸滅有孝子不知慕又困折之斯則真可怪矣

沙溪集卷五

非誣也古人兔狸馴擾芝禾並出木連理鳥悲鳴者史冊相望綸無愧古人矣父子本同一氣故先王制祀禮聚精神以萃祖考之精神綸屏絕百務五六年間惟居處笑語是思而精神萃聚音容如在又何怪乎孝天性也天性漸滅有孝子不知慕又困折之斯則真可怪矣

沙溪集卷五